

## 南方的祠堂(一)

### -----亡国之惨

那一日，赤日炎炎。来到皖南朋友的老家。步入小径。摇起一把王孙扇。倒也凉爽。一路上新楼炊烟，古桥流水。说不尽花红柳绿，燕飞蝶绕。远望青山白云，近临竹篱人家。好去处！一时间转入一条青石路，但见几间农舍。屋后白墙边露出一片菜花，犹似盛秋金菊。门前青藤里垂下几朵茄苞，竟疑元春紫灯。一头牯牛悠行，两只花鸭珊步。不自不觉来到竹林后的朱漆大门。正是寻觅的祠堂。

诸君若有幸闲游华南乡村。或能见到一两座祠堂。这祠堂好像在华北是凤毛麟角。南方倒是不少。这大概是中国南方文化的特色。笔者每至南方乡村，总要光顾祠堂一番。祠堂通常是族人聚会，祭祖的地方。也有用来作裁决族内纠纷的场所。也有的甚至用来私设公堂。当然也有置藏族内文件，如重要记载，族谱等。笔者对族内的文件大有兴趣。这对了解当地文化历史很有价值。当然一般游客对此并无兴趣，也未必能看到。笔者过去有幸阅览一些。今夏又饱了眼福。

其实这些文录大抵都很无聊。无非是太祖公从何地何年迁入。又哪代太公做了什么芝麻官，中了进，或哪代太公发了财，诸如此类。但恰恰这些东西是正史中看不到的。祠堂记载的事大抵始于明代为多。也有不少是从宋代的开始的。唐，五代的也有。东晋南朝就很少。从来没有见到晋以前的。

这家祠堂比起南边徽州旅游区的祠堂就显得很小，有些破陋。更无特别。据称是明洪武年间重修的。入门后，有一庭园。只见一株并不十分起眼的古树。说是有一千六百余岁。还是当年这家太祖公栽的。正堂内供了一像。说是太祖公。好像年代不久，制作粗糙。倒是走廊里有一处壁上的一片浮雕，年代较久，形象也不可全认。像是两个武士模样。有“功建锤离”四字。原来朋友这族人祖上为上党壶关人。永嘉年战乱，上党百姓大都南逃。这家祖上居然留在壶关苦撑。后来什么“石赵滥屠，索虏肆虐”。上党“尸骨陈野”。百姓被杀得“稀有人烟”。太祖公不得已也南逃。渡河后，“流民千里，相殴争食”。惨不忍睹。一路千辛万苦，九死一生。至建元二年，太祖公终于渡江到了上党侨郡（今芜湖一带），“始闻乡音”。这太祖公在上党同乡帮助下，始居此地。

有人若有兴趣了解古代上党汉人的生活习性或语音，不妨到芜湖一带寻访。这家太祖公对失去家园一直耿耿于怀。要子孙夺回祖地。后代诸公中都有从军。皆因祖训有王师北伐告乃翁之类。

笔者还到了浙西的一座祠堂。族里记事从南朝宋开始。这家的太公祖上是兖州高平人。后永嘉南渡至侨兖州。太公上几代世居淮南的南兖州的侨高平郡。即为临淮盱眙。后来什么“佛狸南侵，焚邑烧庐”。“南兖州上万户尸骨无剩”。太公全家

蒙难，仅太公兄弟二人逃入盱眙城内。太公兄后死于战乱。这家太公最终逃至浙西立家。

西元二九〇年，晋武帝司马炎死。司马家族互相残杀十余年，丧心病狂。司马家族给汉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。千古罪恶，莫过于此。

西元三〇四年，匈奴刘渊起兵据左国城（山西离石县），自称汉王。永嘉二年称帝。至西元三一一年，刘曜攻破洛阳。屠杀汉人数万。纵兵大掠，烧宫庙官府民房，洛阳化为灰烬。西元三一六年，刘曜再攻陷长安。西晋亡。自永嘉年间，大批汉人为求生路从北方南逃。华北大地任由刘曜石勒等纵兵，烧杀淫抢。掳掠妇女珍宝。羯人石勒仇恨汉人。他攻入城池，烧杀劫掠尽量破坏，俘获敌军，常坑死数千数万人。在北方的汉人，成了亡国奴。无法生存。不得已仓惶南逃。永嘉年间数百万难民南逃。东晋为了安置这些难民，先后在江南侨置侨郡县几十个，在大江南北，淮南侨置司，兖，豫，幽、冀、青、并诸州。许多北方南渡的汉人没有侨郡县可居者，转辗至闽粤。而关中黎民则南逃至蜀。（见注一）。

永嘉年间北方汉人的南逃，大概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一次迁移。是空前的。一时间，数百万汉人拖儿带女，背乡离井，千里迢迢，拥挤在往南的古道上。大概有些类似西元1948年印度独立时的凄惨之幕。地下横尸荒野，天上饿鹰盘旋。人群中“相殴争食”。多少人死于非命。亡国之惨！中原千里江山，自三苗九黎，炎黄尧舜，汉人及其先民，至西晋时，已苦心经营三千余年。三千年的祖业家园毁于一旦！竟成了匈奴，羯凶，索虏的杀人屠场。

与后来金兵，蒙古，满清入中原时不同，北方汉人在五胡乱华时，是殊死抵抗的。如赵固、李矩，陇上陈安，并州刘琨，关中高力，梁犊。始平人马勛等等（见注二）。又祖逖北伐，其实是自发的。祖逖是河北范阳人。永嘉初年，逖率亲党数百家避难至江南。西元313年，祖逖要求率兵北伐，元帝虽说支持，却仅给了布三千匹。祖逖自己招募了乡亲百余家北渡长江。中流击楫而誓言：“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，有如大江！”“辞色壮烈。后屯于江阴，起冶铸兵器，得二千余人而后进”。祖逖以二千余众，敢勇于北伐而敌凶残百万胡寇。何等壮烈！后来江北许多坞主起兵响应。祖逖多次大战恶魔石虎。十分悲壮。后来在军中病卒。可谓出征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！

北方汉人南逃虽说集中在永嘉年间，其实东晋一百多年，北方汉人不断南逃。皖南的那家太祖公是在建元年南渡至芜湖的。自永嘉南渡，经晋元帝，晋明帝，晋成帝，到了晋康帝司马岳时才南逃到江南。东晋后的南朝，还有一批批北方汉人南逃的。浙西的那家太公应是在宋文帝时流入浙西的。当时没有南逃的汉人大抵都筑坞堡自保。没有坞堡作保护的，沦为胡寇的奴隶，任人宰割。当然也有如张宾者，助纣为虐。为石勒谋策。毁灭汉人城市不下百座，屠坑汉人何止百万！当年在中国北方，胡汉之争是你死我活，血雨腥风。

石闵是石虎的养孙。其父亲为冉瞻。冉瞻认贼作父，屠杀汉人。石闵自幼随石虎征战，坑杀汉人无数。西元三四九年，石虎死。次年，石闵灭后赵。石闵下令道，和我同心的人留在城（邺）内，不同心的人任便出城。周围百里内汉族人全数入城，羯人纷纷出城。冉闵杀了石氏一家人，知道羯人是不同心的，下令杀羯人，不论男女老少，无人得免，“一日之中，斩首数万。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，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，死者二十余万，尸诸城外...。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”。众多汉人愿跟随冉闵，其实是实在无法在胡寇横行下生存。羯胡自然反击。石虎庶子石祗据襄国称帝，胡人的州郡官和武将们都响应石祗。冉闵率孤军和石祗大战。西元三五一年，石祗联合鲜卑慕容隼（前燕）、羌姚弋仲（后秦）夹击冉闵，冉闵大败，文武官及士卒死亡十余万人。当时冉闵为首的汉人与羌胡军连年连月征战，数百万难民苦于战祸，各还本乡，路上汉胡互相杀掠，饥疫死亡，能到达本乡的不过十中二三，平原上只有尸骸，看不见耕者，生产几乎完全停止。冉闵尽力作战，杀石祗。西元三五二年，冉闵攻破襄国。后慕容隼夺取幽州，进军至冀州，冉闵率精骑出击，十战十胜，后来陷入鲜卑大军重围中，冉闵战败被杀。冉闵逞勇残杀，立国三年，死人无数，失败也是必然的。但是，他的野蛮行动反映着汉族对羯族匈奴族野蛮统治的反抗情绪。

冉闵恃勇出击慕容隼时，不少人预料必败，大臣刘茂等人说，我主这次出去，一定不能回来了，我们岂可坐等敌人来戮辱，刘茂等人都自杀。邺都被攻破，大臣王简等人也都自杀。秦汉魏晋从来没有亡国后自杀的大臣，因亡国而自杀，是从冉闵的魏国开始的，可见当年胡汉之争的极端尖锐。雪海深仇，不共戴天。冉魏灭亡时，河北一股汉人二十余万南逃，已渡过黄河。胡骑袭来，这二十余万汉人尽数被杀，“死亡咸尽”。亡国之惨！

南方流行的祠堂也许始于东晋年间。北方汉人流入南方，难免留恋北方故土。建个祠堂告诉子孙不要忘了祖宗的来源，不要忘了遥远故土。有朝一日，王师定北，不要忘了祭祖。这是当年亡国难民的一丝精神寄托。

（注一，晋书--地理志）

“自中原乱离，遗黎南渡，并侨置牧司在广陵，...”。

1. 司州（河南）：“永嘉之后，司州沦没刘聪。元帝渡江，亦侨置司州于徐。”
2. 弘农郡：“后以弘农人流寓寻阳者侨立为弘农郡”。

3. 河东郡：“又以河东人南寓者，于汉武陵郡孱陵县界上明地侨立河东郡，统安邑、闻喜、永安、临汾、弘农、谯、松滋、大威八（侨）县。并寄居焉。”
4. 兖州：“惠帝之末，兖州闾境沦没石勒。元帝侨置兖州。置濮阳、济阴、高平、太山等郡。后改为南兖州”。
5. 豫州：“永嘉之乱，豫州沦没石氏。元帝渡江，以春谷县侨立襄城郡及繁昌县。成帝乃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，...”。“又以旧当涂县流人渡江，侨立为县，并淮南、庐江、安丰并属（南）豫州”。
7. 青州：“自元帝渡江，于广陵侨置青州。至是始置北青州，镇东阳城，以侨立州为南青州。”
8. 徐州：“永嘉之乱，临淮、淮陵并沦没石氏。元帝渡江之后，徐州所得惟半，乃侨置淮阳、阳平、济阴、北济阴四郡。”
9. 上党郡：“是时上党百姓南渡，侨立上党郡为四县，寄居芜湖。”
9. 幽、冀、并州：“有又琅邪国人随帝过江者，遂置怀德县及琅邪郡以统之。是时，幽、冀、青、并、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，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。割吴郡之海虞北境，立郟、胸、利城、祝其、厚丘、西隰、襄贲七县，寄居曲阿，以江乘置南东海、南琅邪、南东平、南兰陵等郡，分武进立临淮、淮陵、南彭城等郡，属南徐州，又置顿丘郡属北徐州。明帝又立南沛、南清河、南下邳、南东莞、南平昌、南济阴、南濮阳、南太平、南泰山、南济阳、南鲁等郡，以属徐、兖二州，初或居江南，或居江北，或以兖州领州。郗鉴都督青兖二州诸军事、兖州刺史，加领徐州刺史，镇广陵。苏峻平后，自广陵还镇京口。又于汉故九江郡界置钟离郡，属南徐州，江北又侨立幽、冀、青、并四州。”等等，恕不详繁。

（注二：见晋书）

1. 西元三〇六年，并州刺史司马腾逃走，并州余户不满二万，刘琨募得战士千余人，进据晋阳（并州州治，山西太原市），流亡的汉族人纷纷来归。他以晋阳为根据地（三一二年，自晋阳徙治阳曲），与刘渊刘聪对峙反复交战，
2. 赵固郭默攻其河东，至于绛邑，右司隶部人盗牧马负妻子奔之者三万余骑。骑兵将军刘勋追讨之，杀万余人，固、默引归。刘颡遮邀击之，为固所败。使粲及刘雅等伐赵固，次于小平津，固扬言曰：“要当生缚刘粲以赎天子。”聪闻而恶之。李矩使郭默、郭诵救赵固，屯于洛纳，遣耿稚、张皮潜济，袭粲。贝丘王翼光自厘城覘之，以告粲。粲曰：“征北南渡，赵固望声逃窜，彼方忧自固，何暇来

邪！且闻上身在此，自当不敢北视，况敢济乎！不须惊动将士也。”是夜，稚等袭败粲军，粲奔据阳乡，稚馆谷粲垒。稚闻而驰还，栅于垒外，与稚相持。聪闻粲败，使太尉范隆率骑赴之，稚等惧，率众五千，突围趋北山而南。刘勋追之，战于河阳，稚师大败，死者三千五百人，投河死者千余人。

3. 高力，梁犊乃自称晋征东大将军，率众攻陷下辩，戍卒皆随之，比至长安，众已十万。其乐平王石苞时镇长安，尽锐距之，一战而败。犊遂东出潼关，进如洛川。季龙以李农为大都督，行大将军事，统卫军张贺度、征西张良、征虏石闵等，率步骑十万讨之。战于新安，农师不利。又战于洛阳，农师又败，乃退壁成皋。犊东掠荥阳、陈留诸郡，季龙大惧，以燕王石斌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，率精骑一万，统姚弋仲、苻洪等击犊于荥阳东，大败之，斩犊首而还，讨其余党，尽灭之。

4. 季龙时，“始平人马勛起兵于洛氏葛谷，自称将军。石苞攻灭之，诛三千余家。”